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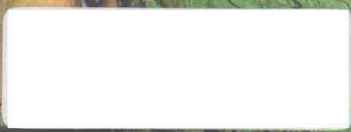
# 白毛龟

# 绿毛龟

李有干 著

师生、兄妹联袂诠释感恩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

白毛龟

绿毛龟

李有干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毛龟 绿毛龟 / 李有干著. — 北京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 7

(感恩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301 - 4525 - 8

I. ①白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童话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8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148184号

感恩系列

白毛龟 绿毛龟

BAIMAOGUI LÜMAOGUI

李有干 著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890毫米×1280毫米 32开本 7.875印张 140千字
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1 - 4525 - 8

定价: 18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

## 策划人语

安武林

在江苏盐城，给曹文芳《肩上的童年》开研讨会的时候，我再度见到了李有干先生。老人家是儿童文学界的老前辈，所以，我很开心。尤其重要的，他还是曹文轩和曹文芳兄妹的老师，所以，我更多了几分敬重。

李有干先生的文风，是带有几分水乡的湿润的味道的。他和曹家兄妹二人有一脉相承的东西，那就是对故乡的深刻的眷恋，对水乡执着的大爱，对真善美有永不可遏制的热情和激情。李有干先生虽然写了一生，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魅力，但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声并不成正比，尤其在这个新人辈出的年代，知道他的人并不多。

文学这东西，就像养孩子一样。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，一个人会得到很多快乐和爱，但能否得到相等的回报甚至是丰厚的回报，那是很难说的。李有干先生是个甘于寂寞的人，所以，他总是默默地抒写着自己的文字，以及自己对文学的情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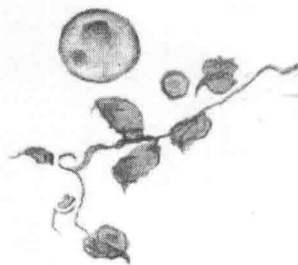
望着先生越来越苍老的容颜，我心里很是感慨，岁月真是残酷而又无情。基于对曹文轩先生与曹文芳小妹的敬重与热爱，我对李有干先生也是特别关照，总想帮帮他。所以，我很热情地对他说：“李老师，你有长篇，就给我！”

曹文轩先生了解我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一激动，一冲动，一感动，就很容易给人轻率的许诺。他似乎在询问：武林，能实现你的承诺吗？这种细若游丝的感觉，我捕捉到了。因为李有干先生是他们兄妹的老师，我说出来的话，如不能兑现，那会让他很尴尬的。当时，我想，李有干先生八十多了，恐怕写不动了吧。如能写，我一定出。

事情过去了一年，没想到，李有干先生真的写出了一部长篇。我又惊又喜。李有干先生的文字富有文学色彩和艺术魅力，最难得的是透着真挚和童真，我被深深地吸引。

一本难出，那就出三本，李有干、曹文轩、曹文芳各来一本，组成一个小系列：感恩系列。这个感恩的内涵很丰富，感恩人生，感恩文学，感恩故乡，感恩师生情……一切值得感恩的内容，都包含在感恩这个巨大而又丰富的框架之中。得，就这么办！我与曹文轩兄妹一商量，他们欣然应诺。如此，就有了这三本书，就有了这个系列。

李有干和曹文芳的作品，属于原创的新作，曹文轩的作品是他优秀作品的精选。他们用具体的文字和行为，来诠释感恩的内涵。其实，一个孩子从小最需要懂得的，首先是爱，其次是感恩。爱是一门大学问，而感恩却是人高尚的美德。



## 目 录 ▶

001 | 第一章 出世

039 | 第二章 遇险

077 | 第三章 迁徙

113 | 第四章 地狱

147 | 第五章 上天

183 | 第六章 展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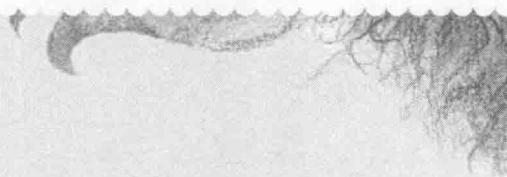
215 | 第七章 回归





# 第一章 出世

坦克本以为水下世界比陆地安全，撒珠沟是它长久的栖身之地，可没想到水下也不太平，随时都会遇到危险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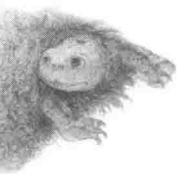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春夜。

扫帚似的风把天空打扫得很干净，月亮像把弯弯的镰刀，斜挂在湛蓝色的天空。粉白的月光照着一处略高出地面的土丘，土丘上有个馒头似的草垛，因为前几天下过雨，被淋湿的稻草开始腐烂，蒸腾着袅袅热气。地下不知藏着什么，一晃一晃地颤动。是蛇，是蛙，还是鼠……？颤动的幅度越来越大，似要把地皮撕开，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响动。

一月前，也是这样一个宁静的夜晚，撒珠沟的水下冒出一只很大的草龟，一身古铜色的铠甲，高高地昂起头，转动着不太灵活的脖子，朝河岸边张望着，直到没有发现危险，才向岸边游来。龟费尽周折，爬上河岸来到草垛旁，前肢紧抓住地面，后肢一下接一下地挖土。它那锋利的爪子每扒一下，就有碎土扬起，它做得极其认真，仿佛在完成一项巨大的工程。松软的土被扒开一个不小的坑，龟把整个身子埋进去，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产卵，一枚接着一枚，一气呵成地产下二十三枚洁白的卵，像一个个汤圆。它几乎没有喘气，接着往坑里填



土，直到卵完全被覆盖。这样做它还有些不放心，又用身体把土压实，恢复到原来的样子，谁也看不出这里有它产下的一窝蛋。

母龟产下蛋以后，就算尽了做妈妈的责任，回到水下再没有出现。

一转眼，三十多天过去了，二十三只卵孵化成了幼龟，它们要依靠自身的力量，挣破蛋壳的束缚，再揭开坑上的厚土，才能从地下来到地面上。可它们太弱小了，整个身体比一元钱硬币大不了多少，但这是唯一的选择，只有这样做才有生的希望，不然就会闷死在坑里。它们齐心协力，在坑里不停地向上蠕动，覆盖在坑上的土终于被撕开一条裂缝。一只体形稍大、名叫坦克的幼龟，使足全身的力气，首先从坑内突围出来，其余的幼龟如同雨后的竹笋，跟着破土而出。

它们谁也没想到，出生竟是这样的艰难。

坦克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，一无所知，惊恐地停留在坑边，不知所措。

一窝所在的兄弟姐妹，都在看着它。

龟的本能告诉坦克，沟河渠塘是它的家，水会给它带来安全。坦克张开鼻孔，嗅到了水的气息，连忙向撒珠沟爬去。它走在最前面，它的兄弟姐妹紧随其后，形

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。到达小河的路程并不遥远，不到三十米，但是刚出壳的坦克，身上的黏液还没有洗去，粘上了许多灰土和草屑，爬行起来显得更加吃力。

这是一个危险地带，每一秒钟都潜伏着危险。

坦克看到离草垛不远有户人家，猫和狗在屋后走来走去。

狗是黑狗，猫是白猫，一黑一白。

狗的听觉十分灵敏，熟睡时也能听到细微的响动。坦克和它的同胞一路爬行，甲壳摩擦地面发出嚓嚓的响声，虽然十分微弱，但还是被黑狗捕捉到了。黑狗一步步向这边走来。

坦克听到狗的脚步声，一动不动地停在原地。

紧随其后的兄弟姐妹，也跟着停了下来。

坦克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月光下，一时没了主意，愣住好一会儿，才继续向水边爬去。可是坦克没走多远，黑狗就追了上来，用鼻子嗅了嗅它的气味。一股腥味呛得黑狗连打了几个喷嚏。

河堤边有一丛青草，坦克赶紧钻了进去。黑狗用爪子把它拨了出来，看看去，觉得坦克太弱小了，对它和它的主人并不构成威胁，于是汪汪地叫了两声，扬长而去。





坦克的兄弟姐妹听到狗叫，有的慌不择路地碰撞到一起，乱作一团，有的走错了方向，又爬回原来的地方，也有的停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

黑狗的叫声唤来了白猫。

坦克刚从草丛中出来，立刻又退了回去。

膘肥体壮的白猫，一双绿得发亮的眼睛，滴溜溜地转动，一闻到龟的腥气味，如同看到了老鼠，馋涎欲滴，矮下身子扑了过来，大开杀戒，逮住一只，咬死一只。躲在草丛里的坦克，目睹了刚出生的同胞惨死在白猫的利齿之下，不由胆战心惊。

一场屠杀，并没有到此结束，白猫向草丛走来。坦克看到月光把白猫的身影拉得很长，如同一只虎。坦克将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，被白猫活活地咬死。但它不想死，它刚刚出生，还没看到自己的妈妈，就成为猫嘴里的一口食，也太冤枉了。但它毫无反抗能力，只能看到白猫一步步走来，闭上了眼睛，缩在壳内连气也不敢喘，等待死亡的降临。

猫哧嗤哧嗤的脚步声，愈来愈近，愈来愈响。坦克心里在喊，妈妈，快来救我啊！

坦克哪里知道，它的妈妈之所以产下那么多卵，就因为它们的存活率不到十分之一，撒珠沟是它们的出生

地，也可能成为埋葬它们的坟墓！

坦克侧耳静听，脚步声渐渐远去，猫并没有发现它。坦克把头从壳里伸出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白猫正把被它咬死的一只只幼龟，叨到屋后的隐蔽处，大嚼大咽起来。

草丛不是藏身之处，坦克连忙向河边爬去，它不断地催促自己：快点，再快点！无奈它的体力不足，想快也快不起来。

河边横着一根树棍，只有胳膊那么粗。这对其他动物来说微不足道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越过去，但对刚刚出生的坦克来说，却是一座大山，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。它想从树棍下钻过去，却找不到一丝缝隙，想从一端绕过去，无奈这是很长的一根树棍，要走很远一段路。白猫正步步紧逼，它必须尽快地离开，但是所有的通道却被封死了。它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只能从上面翻越。坦克鼓足了劲，刚爬上树棍，脚下一滑又跌落下来，几经反复都没有成功。

河堤边不可久留，死亡在等待着它。

坦克使足了劲，终于越过了树棍。

白猫已经发现了它，箭一般射来。就在它的一只利爪拍向坦克时，坦克一个翻身从河堤上滚落而下，





“啪”的一声跌入水中。

撒珠沟义不容辞地接纳了它。

死里逃生的坦克，暗自为失去那么多同胞而悲伤，不知二十三个兄弟姐妹还有几个活着，它总算侥幸地活了下来。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大口大口地喝水，胚胎里给予它的那点水分，在爬向小河的路上消耗殆尽，它快渴死了。

## 2

接连几天，坦克一直在小河里游荡。撒珠沟就是它的家，要在这里长久地住下去，就得熟悉这里的一切。

这是一条狭长而又美丽的小河，穿过一大片广阔的农田，不知从哪儿来，也不知流向何方。岸边的芦苇给小河筑起一道绿色的墙，堤上郁郁葱葱的树木，撑起一柄柄绿伞。碧澄的河水亮得像一面镜子，不急不慌地流淌着。水下世界跟陆地完全不同，没有狗和猫的惊扰，没有相互残杀，形状各异的鱼虾，没有一点伤害它的意思。它们忙忙碌碌，游来游去，仿佛有很多事情等着去

做，一刻也闲不下来。舒缓的河水不冷不热，像只温柔的手抚摸着它，那一缕缕水草如飘逸的秀发……这一切，使它既感到陌生，又觉得新鲜有趣。它一会儿沉入河底，在淤泥上自由地爬行，一会儿张开四肢，在浅水里无忧无虑地游动。因为它还是只幼龟，体积不大，游起来比在陆地上爬行轻快了许多。

坦克喜欢水，也离不开水。

坦克游着游着，水下忽然变暗，眼前一片漆黑。它不知到了哪儿，也不知撞上了什么坚硬的东西，绕了一个大圈浮出水面一看，原来是泊在河边的一条船，遮住了一片水面。原来它钻到船下了。坦克有些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，于是就爬上了河滩。

水边有只大白鹅，白得像一堆雪，旁若无人地泊在那里，正用扁阔的嘴洗涤一身洁白的羽毛。它那伟岸的身躯，在坦克的眼里，简直就是一艘航空母舰。坦克担心受到鹅的伤害，连忙回到水里，向前游了一阵子，似乎到了撒珠沟的尽头。其实小河没有尽头，只是拐了个弯，又继续向前流去。

河湾很平静，一团水草上铺着一摊金黄色的鱼卵，像一粒一粒菜籽，被一层透明的膜粘在一起。没等坦克靠近，水下突然漂起一根黑色的“棍子”，足有两尺多







长，“棍子”的一端闪着亮光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它。

这是一条刚产下鱼卵的黑鱼，因为它黑头黑脑，又称黑呆子，其实它并不呆，行动十分诡秘。

坦克有点饿了，心想那金色的颗粒一定很好吃。可是刚游过去，还没等张嘴，黑呆子就箭也似的射来，大巴掌的尾巴猛一扫，重重一个耳光，扇得坦克连打了几个滚，鱼卵也被冲得七零八落。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鱼，也赶来凑热闹，把鱼卵当成了美食，它争你抢地捕食。黑呆子毫不手软，接连吃掉许多吞食鱼卵的小鱼，然后轻轻地摆动着尾巴，把散开的鱼卵又聚拢到一起，于是河湾里又有了一摊金黄。

黑呆子重重地一扫，让坦克有了深刻的教训。凭自己现在的能力，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凶猛的黑鱼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它吃掉，所以还是千万别再碰上它。除黑鱼之外，还有会伤害它的家伙吗？坦克再不敢四处游荡，潜入水底伏在软软的淤泥上，只露出头脸，注视着周围的动静。想到河湾里的鱼卵，因为有妈妈的保护，才没有受到伤害，它多希望自己也能找到妈妈，那样遇到危险也就不怕了。它打定了主意，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妈妈。可是妈妈是谁？它在哪儿？坦克一无所知。它沿着河底的淤泥，慢慢地向前爬行，整整找了两天，才看到

一个椭圆形的物体。这个物体和它一样有着坚硬的壳，半边身子埋在淤泥里，壳微微地张开，和它一样行动迟缓，一点点地向前移动。坦克认定它就是自己的妈妈，一步步爬过去，亲亲热热地叫了声，妈妈！

它不是龟，而是一只很有年头的河蚌，灰黑色的壳像石头一样坚硬。蚌和龟没有交往，各走各的路，互不打扰。可是坦克追住不放，妈妈、妈妈地叫个不停。蚌不得不停下来，两片壳一张一合，吐出咕嘟嘟的水泡，说坦克认错了，自己不是它的妈妈。

坦克撒娇地说，不，你是我妈妈，好容易找到你，怎么不认我呢？

蚌说，不是我不认你，你确实不是我的孩子。

坦克固执地说，你有坚硬的壳，我有一身铠甲，长得很像你。不认自己的孩子，你不是好妈妈！

蚌说，我是河蚌，你是草龟，虽然都生活在水里，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。

坦克问，我的妈妈在哪儿？

蚌说，你还是一枚蛋的时候，妈妈就把你遗弃了。

坦克问，因为我长得很丑，它不要我？

蚌说，不，你有一身的铠甲，很帅。

坦克又问，那是为什么？

